

在绿色的“战场”上

■奉云鹤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1952年7月的南国，骄阳似火，大地蒸腾。一支队伍排成长蛇阵，走在蜿蜒狭窄的路上。

一连连长王立国走在队伍里，军衣已被汗水浸透，连背上的行军背包都沾上了潮气。连续行军两个昼夜，他黝黑的脸庞掩不住倦意，但浓眉下的双目如探照灯一样穿过杂木林，注视着前方目的地。临行前与营长的对话不时在他的脑中闪现。

“我们要去执行特殊任务，种橡胶。”营长表情凝重。

“什么？香蕉？”王立国一脸疑惑。

“是橡胶，就是做胶鞋鞋底的那个东西。”

“这不是‘解甲归田’吗？”

“我们还是原编制，不脱军装，只是番号变了，任务变了……”

那夜，王立国听营长讲完任务的意义后，内心变得沉重又激荡。矛盾的心拉扯着他，可胸中热血仍催着他赶紧到新的战场去战斗。

橡胶，是用巴西三叶橡胶树的汁液炼成的工业原料。任何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要跟上时代的脚步，绝不能缺少橡胶。

20世纪50年代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禁运物资清单里，橡胶赫然在列。一些西方专家认定：在北半球，巴西三叶橡胶树绝不可能越过北纬17度线生存。

这个论断显然有些滑稽。早在1949年之前，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已经有了零星的小胶园。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，想自主种植大面积橡胶树并使之存活，是一个严峻挑战。

“不就是橡胶树吗，必须给它种出来，让他们瞧瞧咱中国人的本事！”刚从战场走下来的王立国，身上的血性又被激起。战争年代，他靠着这种不服输的斗志，带着战士们打了几次漂亮仗。这次，他显然把种植橡胶当成了一场特殊战斗。

不只是王立国，几千名官兵都和他一个想法。可抵达目的地后，战士们还是被眼前的情景弄得有些不知所措：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原始森林、次生林、灌木荆棘和草原的处女地，森林里藤蔓交缠，芒草茅草比人还高。更有猛兽出没其间，蛇、虫、蜂、蜈蚣等爬行、飞舞，有的甚至带有剧毒，隐伏在树石间。

团长把地图摊开，手指往某处一点：此地就是一连负责的开垦区域！领受任务的王立国，带着连队官兵开始在这片土地上“征战”。他们把枪架起，选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，砍去树木，把带来的帐篷拉开，就地扎营。随后，战士们便把衣袖一捋，直奔垦荒现场。

那是一个壮观的场景。大马力拖拉机碾向莽莽杂木林，灌木丛被轧平。尾随的官兵挥锄弄铲，俨然一派开垦种植的火热景象。

王立国平时干事风风火火，他最看不惯那种性格不温不火、动作慢慢悠悠的人。连队还真有这么个人——牛振杰。

“阿牛，你那块地开垦的速度都赶不上新草长出来的速度吧？”王立国的调侃，引来战士们的哄笑。牛振杰虽然姓牛，却没有牛脾气，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，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

没日没夜地开荒开垦，官兵十分疲惫，可笑声在这片密林里却从未间断。开垦荒地种植橡胶，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橡胶资源的封锁，于他们而言，是件顶光荣的事情。在那酷热的夏季，比阳光更加炙热的，是官兵胸膛里汩汩奔涌的热血。

垦荒的进度很快，已有大面积地段满足种植条件。于是，部分部队开始由垦荒转入采集胶树的工作。王立国的连队就是其中之一。

采集橡胶籽，不能直接从树上摘取，因为藏在果荚里的胶籽未成熟透。熟透的胶籽会自动落地，果荚炸裂，胶籽便飞溅出来。落地的胶籽要及时捡起，因为林间地面潮湿，胶籽搁久了会受潮膨胀变质。因此官兵需要日夜蹲守，席地露宿。

要大面积种植橡胶树，需要大量胶籽，目前缺口很大。“一粒胶籽，一两黄金”，那些灰赭色带花纹的鸟蛋状小颗粒，在官兵看来，比金子还珍贵。

一次开饭时间，林段边缘的一棵橡胶树突然响起清脆的胶果爆裂声。王立国与战士们几乎同时放下饭碗循声去找。很快，值班战士找到了两粒。但每个胶果都是三粒胶籽，战士们把草根几乎都要扒光了，第三粒却怎么也找不到。

“找到了！”王立国突然从地上跳起，流着血的手指将一粒胶籽高高举过头顶——原来，这粒胶籽不偏不倚掉进了穿山甲打的地洞里，王立国是用手把它生生抠出来的。

为提高工作积极性，王立国把连队负责的区域划分到战士们个人，谁采得多就受表扬。

“阿牛啊阿牛，你这个‘牛’是蜗牛的‘牛’吧，蜗牛比你快不少呢。”直性子的王立国又说了牛振杰两句。牛振杰没有回答，仍然闷着头在找橡胶籽。

太阳挂上山，即将转入黑夜。王立国招呼大家稍作休息。有战士点亮了几盏马灯，挂在树上。

牛振杰还在树林里不停地寻找胶籽。

和战士们侃着大山的王立国，余光始终关注着不远处的牛振杰。突然，他站起身缓缓走到牛振杰身边，从口袋里掏出几粒刚刚捡到的胶籽：“阿牛，我帮助你几粒，能不能搞个第一？”

牛振杰愣愣接过胶籽，嘴唇嗫动了半天，还是没能说出什么漂亮话，只是更卖力地找了起来。

不久，又有几名战友先后来找牛振杰。他们偷偷地给牛振杰塞几粒胶籽，

拍拍他的肩膀便离去了。

握着那些胶籽，牛振杰感觉自己的心也被马灯一起照亮了。

夏日的万泉河坦然伸展着身躯，美丽、安恬又温柔。可一遇狂风骤雨，万泉河就变得暴躁起来。

那是一天下午，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不大。轮到牛振杰运送胶籽了，采集的胶籽已受了潮，必须马上送到万泉河对岸的种子转运站处理，不然战友们一天就白忙了。

牛振杰走到河边，平时渡河用的小船却不知去了何处。看着潮湿的胶籽，牛振杰想着游也得把胶籽送过去，不能让大家白忙活！他脱下上衣，用衣服把箩筐口包了个严严实实，下河向着对面游去。

牛振杰的家乡也有一条河，在河边长大的他自然有一身好水性。快游到河心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乌云越积越厚，还未等牛振杰反应过来，瓢泼大雨顷刻间下了起来。他不由得心里一紧——已经快到河心，与其返回，不如继续往前游！

离岸边还有30米、20米……牛振杰有些体力不支，但仍咬牙坚持着。在离岸不远处，他抓住了一根漂浮过来的原木，顺势被水浪推到了离岸仅有5米的地方。胜利在望，牛振杰紧了紧背上的箩筐，放开木斗奋力冲刺最后5米。

可就在这时，一股山洪从上游方向骤然冲泄过来，拍在河岸上激起巨大水浪，瞬间将他淹没……

牛振杰出发后，王立国一直忐忑不安。看外面越下越大的雨，他待不住了，顺着去往转运站的路飞奔到河边，可没有找到牛振杰。后来，他动员全连在雨中寻找了整整一夜。

第二天下午，他们在山洪消退了的河边找到了已失去生命体征的牛振杰——箩筐仍然驮在他的背上，里面的橡胶籽一粒没丢……

万泉河水奔腾不息，无数官兵洒下的汗水和热血，最终浇灌了海南岛第一批巴西三叶橡胶树。

那片土地上，无数垦殖军人经历了数不尽的苦难，经过不断的摸索实践，终于走上了科学种胶之路。不仅是先前开垦的部队官兵，还有数十万科学家、知识青年、农垦工人，先后在这片土地上战天斗地，共同书写了“东方奇迹”——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产胶大国。

如今海南岛的深山里，目光所及的崇山峻岭中，长满了一株株茂密的三叶橡胶树——那些林木挺拔高大，随着风摇曳着枝叶，发出沙沙声响。它们的老朋友王立国，自部队转业后又留在了当地的垦殖局，一直守护着这片土地。站在山头，风吹起他巴花白的头发，他仿佛又看到了那盏挂在枝头的马灯——灯下是战友们亲切带笑的面庞和牛振杰弯着腰寻找胶籽的背影。

战士们开始给老婆婆家里打扫卫生，又把房顶漏雨的瓦片进行了更换，还从山上搬来石头，在老婆婆的房子前铺了一条石子路。

晚饭是稀饭，因为放进了月饼，散发出丝丝的甜香。父亲端起碗，抬头看了眼天边如玉盘一样的圆月：这怎么不算团圆呢？身边的战友们，这里的群众都是亲人啊！

原来昨晚月饼的香气不是幻觉，是红军烈属老婆婆在为孩子弟们连夜赶着做月饼呢。那个年代，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高，但为了给战士们过节，老婆婆把自己都不舍得吃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为孩子弟们做了月饼……

饭是稀饭，因为放进了月饼，散发出丝丝的甜香。父亲端起碗，抬头看了眼天边如玉盘一样的圆月：这怎么不算团圆呢？身边的战友们，这里的群众都是亲人啊！

“好！”战士们一个个眼圈红红的，声音洪亮。

原来昨晚月饼的香气不是幻觉，是红军烈属老婆婆在为孩子弟们连夜赶着做月饼呢。那个年代，群众的生活水平不高，但为了给战士们过节，老婆婆把自己都不舍得吃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为孩子弟们做了月饼……

饭是稀饭，因为放进了月饼，散发出丝丝的甜香。父亲端起碗，抬头看了眼天边如玉盘一样的圆月：这怎么不算团圆呢？身边的战友们，这里的群众都是亲人啊！

一晃50多年过去了，又是中秋时。父亲说，他再没有见过那样皎洁的圆月，也再没有吃过那样香甜的月饼饭……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是夜，枪声渐渐稀疏，团长紧皱着眉头，望着前面不远处的山头，那里有一个连的战士在跟敌人拼死搏斗。

好在大队已安全撤出，他们的掩护任务即将完成。

突然，铃声大作，团长伸手抓起电话，那头枪炮声隆隆：“报告团长，我们的弹药打没了！”

团长刚想说什么，一声巨响，电话那头再无声响。

看着指挥所里唯一的一箱子子弹，团长沉声道：“得把弹药送上去！”

“可谁往山头送啊？团部只剩下3人：团长、参谋长、通信员。”

参谋长“啊”地站起身道：“我上吧！我有经验！”

他说着就去搬子弹箱。团长拉住他：“老伙计，你去不得，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人，珍贵呢。”

参谋长急了，平日和缓的声音也变得急促起来：“我不去送，还要你去送吗？我不同意！”

“就让宝娃去送！”

团长说着，转身朝正在不远处警戒的通信员喊：“宝娃！你不过来！”

“是！”宝娃个子小，风也似地跑了过来。“交给你一个艰巨任务，把这箱子子弹送到山头！”团长摸了摸宝娃的头，命令道。

宝娃点头，扛起子弹箱，冲出指挥部，快步如飞，很快消失在了山坡上。

山头，枪声如炒豆般响起来。



孟宪波

团长拿起望远镜，看着宝娃消失的地方，一语不发。

团里人都知道，宝娃是团长捡来的——团长捡到他时，他只有5岁，每次急行军走不动了，都是团长背着。经过多年锻炼，宝娃现在留在团长身边当了通信员。团长不偏私，常派宝娃去执行危险任务。

还记得那是一场遭遇战。通往指挥部的电话线被炸断了，负责通信的战士中弹牺牲。团长急红了眼睛，吼道：“宝娃，冲上去把电话线给我接好！”

宝娃答应一声，冒着枪林弹雨，好不容易把电话线接上了。往回返时，一枚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去，在他头上拉开了一道口子。团长一边给宝娃包扎伤口，一边说：“宝娃，别怪我对你严格，谁让你是我带出来的兵呢？”

宝娃很争气，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这回，宝娃依旧英勇，他扛着子弹箱，冒着雨点般的子弹，义无反顾冲上了山头。

得到补给的战友振奋了精神，枪膛里又射出了愤怒的子弹。

可就战士们呼喊着冲下山头时，宝娃中弹了。

连长也负伤了，头上满是鲜血，可他顾不上自己，背起宝娃就往下冲。宝娃趴在连长背上，呼吸已然微弱。

随后，团长和参谋长赶过来了。参谋长把宝娃抱在怀里，用手捂住他胸上的伤口：“宝娃，你醒醒！”

宝娃脸色灰白，已没有了生气。团长默默地为宝娃擦干净了脸，喃喃道：“孩子，你是英勇的战士，爹为你骄傲！”

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双脚并拢，给宝娃敬了一个军礼。所有战士都站了起来，立正敬礼。

看着牺牲的宝娃，团长想到了他还不是团长时的日子。

那时，团长还是个木匠，娶了妻子，有个儿子。

美日子没过多久，小鬼子来了。有日他不在家，鬼子闯进来了。妻子被鬼子凌辱而死，死前那刚烈的女人硬是从鬼子身上咬下了一块肉。5岁的宝娃被母亲藏在菜窖里，得以幸免。

木匠埋葬了妻子，从菜窖找到了儿子，领着他上了北山——北山有一支抗日游击队。

埋葬了牺牲的战士和宝娃，团长凝视着那排新坟。月色下，山风呼啸，他久久伫立，像棵松。

遇秋

■孙佳欣

海南岛幽深繁茂的山林里，巴西三叶橡胶树在风中舒展着枝叶。70多年前的夏天，一支队伍来到这片深林。官兵撸起袖子，挥舞着锄头，用青春和汗水浇灌出一片翠绿的橡胶林。

在硝烟弥漫的山头，宝娃像一只矫

健的豹子，穿过弹雨成功将弹药箱送至战友身边。当子弹穿过身体，他头上尚有团长手心的余温。耳边战友焦急的呼唤已听不真切，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——我的任务完成了。

村寨里，父亲手里捧着热乎乎的“月饼饭”。此时，圆月悬挂在枝头，战友与乡亲们的笑语回荡在耳畔，他想——如此，怎么不算是团圆呢？

秋意渐浓。当故事遇见了秋，便染上了秋意，多了些意味悠长。此时，不妨赏一赏渐圆的月亮，听一听这些写在秋日的兵故事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、赵瑛鹏
徐金鑫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长征

第6231期



月饼饭

■张长国

夕阳慢慢向远处的深山落去，暮色正从天边一点点铺过来。那一年，父亲所在的连队拉练来到一个山沟沟，在曲折蜿蜒的山路上难得遇到几个老乡。

“今天宿营看来又得自力更生了。”“唉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有个树林也好呀！”队伍里几个年轻的战士小声地议论着。

“快看，前边有条小溪！”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只见一条铺满石子的小溪流淙淙，清澈见底，不时发出叮咚悦耳的响声。顺着溪水往上游看去，有几个村民模样的妇女正在小溪边淘洗着什么。

连长命令队伍原地休息，让文书去向一下老乡，看看有没有房子能够宿营。没过一会儿，文书拉着个脸回来了，“报告连长，老乡不搭理我。”

“你是咋说的？”

“我看到一个老年妇女，喊了声‘大娘’，结果她白了我一眼，其他几个妇女都笑我。她们的方言我也听不懂，就回来了。”

这时，一个战士忽然失笑，连长扭头瞪了他一眼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！”这个战士是老兵，他站起来，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：“报告连长，文书说错了。”

连长觉得稀奇：“噢，那你讲讲看，

哪里错了？”

老兵说：“这里离我的家乡不远，这里寨子的老婆婆不能称为‘大娘’，年轻的女孩子才叫‘大娘’。对老婆婆应该叫‘娘娘’。”

文书一拍脑袋，恍然大悟：“怪不得那个老婆婆不理我！”

看这位老兵对寨子的习俗如此熟悉，连长便派他去和老乡们沟通。不大一会儿，老兵带回来一个打着赤脚、模样憨厚的中年人，他是这个寨子生产队的队长。中年人笑得亲切，只是满口的方言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好在这位老兵能听懂，他说这位队长很尊敬解放军，

今日遇见了，高兴得很呢。随后，他向中年人说了连队想要住宿的需求，中年人爽快答应了。

连队进入了寨子，以排、班为单位，住进了村民腾出的干栏式屋子中。那时，父亲只有19岁，当兵刚满一年。他和几个战友正好住进了被文书问路的那个老婆婆家里。

月亮已经爬了上来，在浅淡清辉的映照下，父亲看见在房门上挂着一块写有“烈属光荣”的木牌。那木牌应该有些年岁了，红漆剥落，很是陈旧。父亲把这个发现报告了班长，不一会儿，连长也知道了。连长带着那个老兵来到

老婆婆的家，了解后才知道，她的丈夫是红军，牺牲在长征路上。连长沉默了，随后把大家召集到了一起，“同志们，我们必须要为老人家做些什么，否则就对不起我们头上的红星。”

皎洁的圆月又升高了些。父亲和几个战友躺下休息，见月光透过窗棂，照在步枪的枪刺上，反射出一抹幽冷的光。父亲忽然想起，明天就是中秋节了。中秋节，该吃月饼。可远离家乡几千里，父亲不由有些想家，恍惚间，竟闻到了月饼的香气。也许是太疲倦了，伴着月光与月饼香气，父亲沉沉睡去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在连长的组织下，